



耶热夫等著

世界冠军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世界冠軍

世界冠軍

中國體育出版社

世 界 冠 軍

(苏联) B·耶 热 夫 著
B·索 洛 夫 約 夫
郝 益 亭 譯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7·北 京

В • ЕЖОВ В • СОЛОВЬЕВ

ЧЕМПИОН МИРА

譯自 «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» 1954年9期

內 容 說 明

集体农庄的鉄匠、摔跤运动的爱好者——小伙子依里亞在摔跤場上偶而获得了一次胜利，便驕傲自滿起来，并且离开了自己的农庄，要到城里去找寻特殊的条件，好取得更大的荣誉。特殊条件找到了，然而荣誉却不属于依里亞，原来摔跤單靠蠻力是不行的。在社会主义社会，一个天才摔跤运动員的成长，也正和其他方面任何天才的成长一样，需要在集体的关怀和有經驗的同志的指导之下，进行謙虛的勤勉的學習，刻苦的經常的鍛煉，才可能获得成功。依里亞又回到了农庄，在集体的关怀下，在教練員的指导下进行了頑强的學習和鍛煉，終于成为光荣前輩的接班人，成为了世界摔跤冠軍。

世 界 冠 軍

В • 耶 热 夫 著
В • 索 洛 夫 約 夫

郝 益 亭 譯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3 • 字数 61,000

1957年2月第1版

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册 定价 (7) 0.28 元

統一書号：10061 • 11

統一書號: 10061·11

定 价: 0.28 元

……摔跤場的地氈上，激烈的搏鬥正在進行。

兩個年青運動員都還不很熟練，但都很堅強，都具有必勝的決心。

他們當中的一個，依里亞·格洛莫夫，忽然抓住了一個機會，把對手抱住，讓他兩足騰空。

……被太陽晒黑了的健壯的雙腿在空中閃了一下。

依里亞·格洛莫夫隨着對手一同倒下了，把對手的肩胛骨按在地氈上。他勝利了！

在酣鬥中，戰敗者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失敗：他掙扎了一下。試圖從地氈上跳起來。可是依里亞制止他這樣做。

他看着還燃燒着酣鬥熱火的對手的黑眼珠，讚美地說：

“喂，老兄，你真不錯啊！”

只是這時候，對手才醒悟到，角鬥已經結束了。

從銀色的擴音器中傳出來運動廣播員的關切的声音：

“這樣，依里亞·格洛莫夫——‘白泉’集體農莊的鐵匠——就成為俄羅斯聯邦集體農莊莊員摔跤選手中的冠軍。”

觀眾熱烈祝賀運動員的勝利。

“格洛莫夫！格洛莫夫——。”“啦啦隊”高聲喊着。
攝影記者們在摔跤場地氈的周圍忙碌着。

CAD 53/67

离开評判員席不远的地方，坐着各队的教練和代表們。依万·依万諾維奇·卡拉謝夫，获胜的那个地区的体育团体领导人，正向坐在旁边的人誇耀。

“看到了嗎，在我們集体农庄里，有多么棒的小伙子啊！？我要讓他在全苏联显露头角！”

依里亞高兴得裂开嘴笑，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齿，他向在場的所有新聞記者揚了揚眉毛，好象在說“嘿，瞧我們的！”

观众在鼓掌。

伏尔加河区的原野。田地，草原。零零落落的小树林。

仅是原野上才有的那种寂靜。

忽然，傳来了歌声。这歌声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广闊地在正开花的燕麦田上飄揚着。

出現了依里亞·格洛莫夫，他边走边唱，手里揮舞着一个嶄新的皮箱。

他偶而停下来，欣賞一下周圍的景色。蹣了一下脚，它揮舞着皮箱向前走去了。

人行的小路沿着大道向前伸延着，再往前就折向一边去，在一座白樺树林的边緣上消失了。

依里亞走进明亮的树林里，这时他的歌声越發嘹亮和悠揚。

集体农庄的果園。娜斯嘉工作队的女孩子們正在采摘櫻桃。

娜斯嘉站在梯子上很灵巧地从树枝上摘下硕大的果实。依里亞快乐的歌声傳到了果园。娜斯嘉停住了手，臉上泛出了紅暈。

“克拉瓦！”她清脆地喊了一声，跳到地上来。

在另一棵树旁边，娜斯嘉的女朋友克拉瓦正在采摘果实，她的腿边摆着裝滿了櫻桃的筐子。

“我在这里，娜斯金卡^①！”她回答了一声。

娜斯嘉从果木叢中跑出来。

“你听見了嗎？”

克拉瓦向她微笑着，可是一下子又皺起眉头——齐娜从果木叢后面瞧着她。

“娜斯嘉，这是誰在那里唱歌呀？”

“娜斯金卡，这是誰来了？”另一个女孩子頑皮地接着問。

“依里亞回来了！”果园中傳着女孩子們的嚷叫声。

一群赤脚的男孩子順着村子中寬闊的街道奔跑着，脚后揚起了塵土。

“依里亞·格洛莫夫回来了！”

“迎接依里亞去！”他們喊着。

一些小伙子从孩子群中穿出来，跑进胡同去了。

其中的一个跑进集体农庄的养馬場。

“格里沙……謝廖沙！！”他喊着。

从馬廄的門口走出来奧金佐夫孿生兄弟。他們倆長得

① 娜斯嘉的爱称。——譯者

一模一样。

“依里亞回来了！”

“冠軍回来了！” 孿生兄弟倆同声喊起来。

克拉瓦小心地看了看周圍，对娜斯嘉叮嚀說：

“你对他要严肃一些，別表露自己的感情——他可能会驕傲起来的。”

依里亞的歌声已經很近了。娜斯嘉並沒有听見克拉瓦說的話。她跑上大道，急忙迎着歌声走去。

这时，由村子那边傳来了連續不断响着的自行車的鈴聲。

“站住！……站住！” 集体农庄共青团組織的文娛委員，依里亞的好友——柯斯加·柯瓦辽夫喊着。

他沿着狹窄的小路不要命地急馳着。他騎在自行車上那一种特別的、“手忙脚乱”的姿勢，使人在很远就能認出是他来。

“飞过来了！我的天哪，这家伙多么不知趣！” 克拉瓦拍着手說。“姑娘們，截住他！”

整个工作队的女孩子們攔住了柯斯加的去路。

“誰跑去了？是跑去迎接依里亞的嗎？” 柯斯加从急馳的自行車上跳下来，这样問着，極力裝出严肃的样子。

“是我跑去了，文娛委員同志。” 克拉瓦帶着鄙視的口气回答。

“同志們，” 柯斯加着急地說，“为什么不守紀律呀？你們破坏制度！我已經說過：不許作任何个人的祝賀！”

“这是娜斯嘉，你說她‘不守紀律’？！” 克拉瓦帶着

威胁的神气向他走去。女孩子們都意味深長地笑起来。

“噢，是娜斯嘉，当然……可以作个人的祝賀！”柯斯加馬上軟下来了。

娜斯嘉在树叢里跑着。他的花衣服在树林的間隙中不时閃現出来。她跑到林中空地上，因为自己的过分激动而感到不好意思，就驟然站住了，她不知如何是好，觉得难为情，想回轉身走。可是，就在这时候，依里亞从白色树身后走了出来。

他看見了娜斯嘉，就把耀眼的新皮箱拋在草地上，向她伸出双手：

“娜斯嘉!!!……喂，娜斯金卡!……陽光普照……四面是田地，树木……鳥兒在歌唱……就是少了你。我正好想着你——可你，象在神話里一样，就来接我了。”

“我們在無綫电里全听到了，我們都为你非常高兴，依留沙①。”娜斯嘉帶着笑容看着他的眼睛說。

依里亞很快地一下子把皮箱打开，开始夸耀起来：

“冠軍証明書……冠軍獎品，請看！”他自我欣賞地笑着說。“業余体育协会的冠軍，‘集体农民’——依里亞·巴甫洛維奇·格洛莫夫！”依里亞張开双手，踉了一下脚，看来，他認為跳舞的姿式最适合于冠軍的姿態了。

“娜斯金卡，原来生活就是这样容易，这样簡單的。主要的是决心去做，决心去做并且要做到。你看，我就做到了！”

① 依里亞的爱称。——譯者

“全都做到了么？”娜斯嘉有意打断了他的話。

依里亞注視着她的眼睛，握住她的手，說道：

“娜斯嘉……娜斯金卡……”

娜斯嘉低下頭來。在這含羞的一瞬間她是非 常 美 麗 的……依里亞突然緊緊地抱住她，熱烈地說：

“娜斯金卡，告訴我——假如我把那個科拉伯廖夫，那個常勝不敗的科拉伯廖夫……也讓他肩胛骨着了地……你願意作全蘇聯冠軍的妻子嗎？”

娜斯嘉僅僅用一秒鐘的時間偎依在依里亞的胸前，就 又 從 他 的 懷 抱 中 溜 了 出 來。

“依留沙，今天……你叫囂得太厉害了。”姑娘看着耀眼的皮箱說：“你的皮箱也象外國代表拿着的那樣耀眼。”

“這麼說，我是不是冠軍呢？”依里亞撅起嘴來說。

“你也該祝賀我一下才是。”

“不行，不能破壞紀律，”娜斯嘉笑着躲开了他伸出来的双手。

“又是柯斯加想出了什么鬼花招？”

“他不許可作單獨的祝賀，”娜斯嘉笑着說，“要大家一起奏着音樂，來向你祝賀。”

“還奏音樂？他們這樣作完全正確。”青年冠軍笑着讚許。“可是完了以後……你還再祝賀我嗎？個人的？”

娜斯嘉微笑着，眼睛看着地沿着通向村子的路慢慢地走去。

“晚上……咱們躲開大家，好嗎？”她狡猾地說。

白泉村的村口聚集了一群青年人。村子里所有的男女青年还不断地向这里涌来。在这兒有共青团員、運動員，娜斯嘉的工作队，“运动积极分子波塔貝奇爷爷”和很多小孩子。

两个手風琴手和一个拿着喇叭的小伙子，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柯斯加的手势。

依里亞·格洛莫夫和娜斯嘉从树叢里走了出来。

柯斯加一揮手乐队奏起乐来。

“冠軍烏拉！”波塔貝奇領头喊着。

“烏——拉！”大家热烈地附和着。

男孩子們朝着他們所喜愛的人迎面跑去。

他們噪杂地圍住了依里亞，有的吊在他的脖子上和手臂上，有的爬上他的肩头，有的去抓他的皮箱。

娜斯嘉笑着，揮了一下手就跑开了。

依里亞身上挂着許多男孩子，順着道路走过来。

柯斯加又作了一个手势，音乐止住了。欢迎的人群拥向前去。

男孩子象豆子似的从依里亞身上滾下来。在肅靜中响着柯斯加致詞的声音：

“我代表‘白泉’集体农庄共青团運動員們祝賀你，依留沙，祝賀你获得傑出的运动成績！”

依里亞为这一切所感动，感激地拍着柯斯加的肩膀說：

“小鬼們亏你們想得出来。”

柯斯加也用拳头在他胸膛上擗了一下。波塔貝奇从人群里挤了过来，立即追問起来：

“你說說，是把肩胛骨擦在地上了，還是按分數取勝的？”

“最后跟我比賽的，是個健壯的西伯利亞人……”依里亞正開始講，可是柯斯加立即打斷了他的話：

“依里亞，不要破壞我們的計劃。”

“怎麼一回事？”

“關於你的感想和角鬥經過，請你今天晚上在花園里講給我們聽。”

依里亞笑着說：

“噢，既是有計劃，那到晚上我再講吧。”

柯斯加出人意外地喊着：

“力士們！……把冠軍抬上肩一頭！”

摔跤練習組的小伙子們一聲吆喝，就把依里亞圍住了，抓胳膊抬腿地把他舉了起來。

依里亞掙扎着喊道：“九十公斤哪；別擡着我，魔鬼們！”

可是健壯的小伙子們已經把他舉过头頂。樂隊奏起了進行曲，喧鬧的遊行隊伍就朝村子走去了。

遊行隊伍的後面是男孩子們，其中一個最伶俐的叫齊日克，他把依里亞的皮箱頂在頭上。

機械修理廠。在熔鐵爐旁工作的是季莫菲·格洛莫夫——依里亞的祖父，和巴維爾·季莫菲耶維奇——冠軍的父親。

只要看一下巴維爾·季莫菲耶維奇的強壯的胸圍和健壯老人的后背，就可以明白依里亞象誰了。

喊声和音乐声传来了。格洛莫夫父子侧耳听了一下，就走到外面来。

我們熟悉的游行队伍逐渐走近——向集体农庄的机械修理厂走来。

机械修理厂是由一个铁房盖联接在一起的兩棟磚房組成的。右边这棟房是木工車間，堆着一排一排的木板，和一堆木屑。左边这棟里——放着馬拉耙，轉臂收割机，各式各样的集体农庄的农具，都是送来修理的。

季莫菲爷爷仔細看着。

“你看，巴施卡^①，好象抬着咱們的依里亞？”

“是他，”巴維尔·季莫菲耶維奇不滿意地說。“这样，他們会把我兒子慣坏了的。”

依里亞看見了父亲，不好意思，想掙扎下来。

“小伙子們，快放手，我父亲在那里！”

他們放下了他。

“請接受冠軍，厂長同志！”柯斯加嬉笑着說，所有去迎接的人們，稍微退后一些，把依里亞讓到前面去。

依里亞有点不自然地微笑着，在祖父和父亲面前站住了。巴維尔·季莫菲耶維奇端詳了兒子一眼，帶着諷刺口气說：

“好啊。給抬着走。”

“是呀，就象抬神一样，”祖父季莫菲接着說。“都是你想出来的吧？你这个什么……‘委員’？”

“您要明白，季莫菲·依万諾維奇，”柯斯加解釋說，

① 巴維尔的爱称。——譯者

“現在，依里亞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集體農莊鐵匠了，而是冠軍，共和國的驕子！”

“呃……明白啦，”巴維爾·季莫菲耶維奇點着頭說，“喂，‘共和國的驕子’，把衣服脫掉！”他命令着依里亞。

依里亞莫名其妙地看着父親。

“拿起錘子來。咱們試一下，說不定你連錘子都不會拿了。”

“這行。”依里亞笑着答應。

格洛莫夫一家走進了修理廠。

依里亞脫去上衣和襯衣。

格洛莫夫家兩個長輩互相看了一眼，用鐵鉗子把一塊燒紅了的沉重的鋼料鉗出來，放在鐵砧上。

依里亞和他父親拿起錘子。

錘擊着，一下又一下！……

這樣，雙錘非常和諧地開始工作。

火光閃耀着依里亞強壯的胸膛。

鋼料逐漸發黑，變成需要的形狀。

“好！”祖父激奮地喊了一聲，把鑄件拋在水槽里。

修理廠里充滿了水蒸氣，工作一陣後依里亞覺得自己很熱，他放下了錘子。

等到水蒸氣散了。可以看得見巴維爾·季莫菲耶維奇手里拿着一根剛才鑄成的沉重的鐵棍。

“孩子，現在可以祝賀你了，拿去吧！”

“這是什麼玩意兒？”

“孫兒，這是小小的手杖！”季莫菲爷爷接着說。

“正好一普特重！”

“就象依万·馬克西莫維奇·波杜布納依拿着的一样。”柯斯加讚美的說。

大家都同声讚許。

“現在回家去吧，爷爷給你烤了好多餡餅。”

“櫻桃餡的！”季莫菲爷爷使着眼色向他說。

鮮明的大張布告：

注 意！

•不是按分数，而是使肩胛骨挨地•

今晚在花园举行

欢迎共和國集体农庄摔跤比賽胜利者

依里亞·格洛莫夫

大 会

欢迎節目：

1.群众向冠軍祝賀。

2.冠軍講述胜利經過。

3.業余文工团演出節目。

將演出冠軍最心爱的歌曲和舞蹈！

文娛委员会

布告貼在集体农庄花园的入口处。一大群青年人从布告前面过去。

“全准备好了嗎？文娛委員同志！”姑娘們这样問着。

“請坐好吧。”柯斯加欢欣地回答。

小伙子們和姑娘們歌唱着，走进花园。

花园工作队的女孩子們圍住了三个手風琴手。

在花园中，在伏尔加河上，飄揚着歌声。

在紧靠着伏尔加河边的林路上，克拉瓦和娜斯嘉并肩走着。在这里也能听到歌声。

克拉瓦亲切地搂着女友。

“娜斯金卡，你今天很象一个新娘子，服装鲜艳，美丽……”

“他又提了……”娜斯嘉回答说。

“你呢？”克拉瓦很快的问。

娜斯嘉停下来，深思地注视着伏尔加河。

“我什么也没有回答。”

“咳，你真怪，我的朋友，”克拉瓦突然急躁地说。

“你爱他吗？象这样的小伙子不能让人不爱！他也爱着你！……为什么要拖呢？还是快一点好。”

“为什么快一点——好呢？”娜斯嘉含笑问着。

“那样，我就好受一些，”克拉瓦不知不觉承认着，并有点难堪地微笑着。

“克拉烏施卡^①，亲爱的，”娜斯嘉不觉脸上起了红晕，不知所措地说。“别说这个了……我早就看出来……别说这个吧。”

“你出来了？那也好。咱们是好朋友，我不会妨害你的幸福的。”

“你这样作，我也不能向你致谢的，”娜斯嘉傲然仰起头说。“他爱着我，你爱着他，在这方面是没有对和不

^① 克拉瓦的爱称。——譯者